



送碟片一张

世界侦探小说名著经典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 著
Arthur Conan Doyle

· 全译本 ·



SHER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onantDon

out

世界侦探小说名著经典

· 全译本 ·

世界侦探小说名著经典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 著

Arthur Conan Doyle

(下部)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下 部 恐怖谷 (长篇探案) / 伍心铭 译

3/上卷 伯尔斯通的惨剧

3 / 一 警告

13/ 二 谈话

22/ 三 伯尔斯通的惨剧

31/ 四 黑暗

43/ 五 剧中的人物

56/ 六 一线曙光

67/ 七 谜底

79/下卷 死酷党人

79/ 一 少年旅客

86/ 二 身主

106/ 三 维尔米萨 341 分会

123/ 四 恐怖谷

131/ 五 最黑暗的时刻

142/ 六 危机

151/ 七 陷阱

158/ 八 尾声

最后的致意 (短篇探案) / 陈爱义 译

163/专制魔王

194/可怕的纸盒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下 部

220/红圈会

242/潜艇图

255/临终的侦探

270/郡主的失踪

291/魔鬼之足

317/最后的致意

新 探 案 (短篇探案) /王云弟 译

337/显贵的主顾

352/白脸军人

366/网中鱼

383/三角屋

400/吸血妇

417/同姓案

434/石桥女尸

455/怪教授

471/狮鬃毛

486/带面纱的房客

496/老屋中的秘密

512/退休颜料商的故事

.....
“有新发现吗，福尔摩斯？”我
睡眠惺忪地问。

他手持蜡烛，半晌不语，然后
他将身体靠近我，说：

“你没发现我有些头脑不正常？
我真是显得有些傻了，华生。”

“我丝毫没有感觉出来。”我对
他的话有些诧异。

“总算还有点儿运气。”他说，
之后，他便一言不发了。

.....

恐怖谷

长篇探案

伍心铭 译



上卷 伯尔斯通的惨剧

一 警 告

我说：“我却觉着……”

“我该这么来办，”未等我把话说完，福尔摩斯便立即打断了我。

虽然我自诩非常善于克制自己，但他这样有失礼貌地直接截断我正想要说的话，让我多少有些尴尬，甚至稍稍有些愠怒了。于是，我板着脸说道：

“福尔摩斯，说心里话，你的确常常让我感到难以忍受，你说是吧？”

他没有理睬我的不平之言，而是默不作声地想着自己的事情。对于面前的早餐，他似乎毫无食欲，而是用手撑着自己的头，目光紧紧地停留在那张刚才从信封中取出的纸笺，接着又举起信封，凑到灯的前面，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信封的开口和表面。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慢慢地说：“这是贝罗科的字迹，”顿了一顿，他接着解释说：“波尔洛克在书写希腊字母ε时，常把这个字母的上面写为花体，虽然以前我只看过他的两次字迹，但这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敢肯定，这张字条是贝罗科写的。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有要事要告诉我们了。”

他在说这些话时，好像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虽然如此，这一席话却驱散了我一脸严肃的表情，进而激发了我巨大的好奇心。

“你说的贝罗科是谁？”我急切地问。

“我亲爱的华生，姓名只是一个人代表身份的标志，也就是说，贝罗科并不是一个真名，不过，这个假名的后面应该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点儿琢磨不透，但对我们又有很大吸引力。早在前一封

信中，他便已经直接了当地表明，这是一个假名字，并告诉我，要想找到他，就好比大海里捞针一样难。贝罗科的价值并不是他本人，他所交往的一位大人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像是一条小草鱼与一条大鲨鱼，一只狼与一头猛狮，他们结合在一起，事情就难以想像了。这位大人物不仅具有鲨鱼的凶残，而且具有狐狸般狡诈，简直是个凶神恶煞，亲爱的华生，你知道梅拉地教授吧？”

“你指的是那个伎俩多多的恶犯，在群贼中就像……”

“你又要犯错误了。”没等我说完，他便抢先阻止了我，脸上流露出不满意的神色。

“是不是在群贼中犹如羊羔一样默默而不露声色呀？”我继续讲完我的话。

“哈！我的华生，你好聪明！你真是机智灵活，让我出乎所料，倍感意外。梅拉地确是一个很有份量的人物，是一个黑社会老大，足智多谋，是许多罪恶行径的总导演，是一个天才的足以掌握国家命脉的危险分子，他让我们不敢小觑。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把他说成是恶犯，他就会到法庭上告你恶意攻击，他做事一向是让人找不到任何疏漏的，因此常人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戒备和怀疑，更不会找到和指出他任何的马脚，他从不爱出风头，不会向世人公开翘起自己高傲的尾巴，而是善于伪装自己，办起事来温文尔雅，颇具君子之风。只有你才敢像刚才那样侮辱他，换了别人，谁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因为你几乎抓不住他任何把柄。华生，你读过《小行星力学》这部书吗？他的作者就是这位被你刚才称为恶犯的梅拉地先生，或者还可称为梅拉地教授，他的这部书在科学界可是被行家公认有价值的。这种人受到恶毒攻击，在公众看来，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弄不好，一个游手好闲并且诋毁他人的庸医的恶名会返回来扣到你的头上。不过，我亲爱的华生，请你且放心，尽管他做事好像天衣无缝，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抓住他的破绽，给他以致命的一击。”

福尔摩斯说完这段话，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双眸放出光亮，注视着我。

“这可能只是迟早的事情。”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不过

还有贝罗科……”

“非常有道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抓住贝罗科这根藤，来一个顺藤摸瓜，去找那个叫做梅拉地的大瓜。我们只要紧紧地抓牢贝罗科这根藤，也只有抓牢这根藤，问题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对，只要藤瓜相连，问题就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很好！我们绝不能放弃贝罗科这个线索，而是要像蚊子一样紧紧叮住，不能放松。从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贝罗科的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他的良心没有因他人的影响而变坏，我还曾私下拿了10镑的钱钞交给他，因为我想尽办法来动员，调动他，因此他也没有令我感到失望，有一二次，他竟也事先通知了我非常需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会使某项案件得到及时的帮助，这些帮助是巨大的，因为它使即将发生的案件得以避免，防止了悲剧的发生。现在我确信，我们现在惟一需要的就是密码本，一旦到手，我们就立刻会发觉，原来这是贝罗科又一次送给我们的非常及时而且又非常有用的消息。”

那一张写满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的纸笺，这时已被福尔摩斯展开平放在桌上的盘子中，我满腹疑虑地站在福尔摩斯身旁，同他一起端详着纸笺上的字迹，纸笺上排列着这样一些字母和数字：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找到什么让我惊喜的答案没有，福尔摩斯？”我问。

“这些奇怪的文字肯定是用来传达某种信息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它现在对于我们却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没有破译密码的手段。”

“的确如此，没有密码本，它似乎也成了一张废纸。”

“你一向是才智过人的，你又怎么如此沮丧地说它是一张废纸呢？”

福尔摩斯笑了笑，回答说：

“你经常浏览报纸里的通告栏吗，那里面的内容读起来非常简单，

而我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密码时，就像读它一样简单，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会引起我巨大的兴趣和成就感。但这次纸条上的密码与以往的密码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迥然相异，因为从这些数字和字母来看，其所指肯定是某一本书中的某一页中的一些词汇。我们现在并不清楚是哪一本书，所以我们也无从下手，知晓其意了。”

“那么怎么又会有波勒司汤（BIRLSTONE）与道哥莱司（DOUGLAS）这两个词？”我急忙提出自己的疑问。

“道理很简单，那本书的那一页上肯定没有这两个词。”

“这就奇怪了，他不告知我们书名，我们就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什么呢？”

“开动你那聪明的脑子吧，华生，依你的天赋，这么容易解决的问题是不会难倒你的，如果把贝罗科换成你，你会傻乎乎地把写有密码的纸条和用来破译它的密码本一起放在一个信封里邮出去吗？我想肯定不会的，如果邮件在投递过程中发生了纰漏，送到了别人手中，天机岂不是泄露无遗了。相信我吧，不久我们就会收到那重要的密码本，它会作为第二封信件邮来，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发愁无法识破这张纸条了。”

一切事情都像他预料的那样发生了，只是片刻时间，仆人贝来走进房间，手中拿着的果然是一封信件。

福尔摩斯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迅速抽出里面的信件，敏捷地用手展开，立刻，他兴奋地说：

“字迹一点儿都不差，哇！并且署上了他的名字，亲爱的华生，事情终于有眉目了，这的确非常好。”

他的兴奋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当他读完信时，脸上又布满了失望的神情，他绷紧了嘴唇，然后又松开嘴唇说：

“事情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反而更让人担忧起来，恐怕一些麻烦要降临到贝罗科头上，事情的确有点糟。”

我急忙拿过那封信来，信上写着：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希望也不情愿再干这样的事情了，这实在不太安全，他已对我产生了疑虑，这是我明显可以感觉到的。也就在刚才，当我刚刚把地址写在信封上，想把密码出处交给你的时候，他突然像一个天神一样降临了。还好，信被我遮住了，所以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否则，那就完了。他的眼神里分明充满了深深的狐疑，这让我多少有一些惊慌。大概上次给你的纸条对你已毫无意义了，你最好是尽快将它销毁掉为好。

弗拉得·贝罗科”

福尔摩斯这时又将这封信拿过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上面的字迹，一只脚踏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过了许久，他总算开口说话了：

“我们现在倒不必小题大作，也许事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坏，可能贝罗科多少有些草木皆兵之感，从而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一个人干一件冒险的事情，多少是会有一些诚惶诚恐的。”

“信中的他一定指的是梅拉地教授了。”

“没错，他们那一帮，互相谈论起来，要提起他，没有人不认识，那是不言而喻的，他是那帮人的头儿，没有人不敢不听他的。”

“他究竟有什么神通，居然能号令众人？”我追问着。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人料事如神，并且诡计多端，加之拥有属于自己而且在整个大洲都很有影响的一股势力，这种势力的强大程度让我们无法想像，你想谁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不会惧其十分呢？这样的人物又有怎样的事情不能做得出来呢？难怪我们的贝罗科先生都被他吓得晕了头了，信上的字迹匆匆而就，写得不成样子。不然你看，信封上的字要比信中的字迹好多了，显然是在那人来之前从容镇定地写下来的。”

“但是他为什么又冒这么大风险写这封信呢？不写不是反而更好更安全一些吗？”我继续提出我的疑问。

“你又想错了，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情况，如果我们莽撞地去直接

向他索要密码本，就会将更大的危险带给他，你明白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一边点头一边说，“可是，我们现在却是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它，却无法了解其中的意思。”

福尔摩斯并没有立即发言，而是靠在背椅上，跷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眼睛停留在天花板上，手中的烟斗发出一丝红光，袅袅的烟雾飘向空中，许久，他发言了。

“我亲爱的华生，还是努力发掘一下你的聪明才智吧！让我们用大脑中逻辑思维的网来把事情从头到尾滤沥一遍吧，也许我们就可能会找到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首先，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梦寐以求的密码本实际上是一本书，这就是我们逻辑思维的起点，你看如何？”

“有点儿玄乎吧！”

“我说它是一本书是有道理，也许这是惟一我们可以入手的途径，你之所以感到有点玄乎，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充分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你的大脑还未飞快的运转，难道你丝毫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

“老实说，的确如此，我正想倾听你的高见呢！”

“好吧，咱们一起来看，”福尔摩斯一只手拿起纸条，另一只指着那张纸条对我说：

“首先请你注意一下这些密码的开始部分，那有一个数字‘534’，这极有可能是指的一本书的页码数，而且最少有534页的一本书的确应该是一本大块头的书了，这一下我们可以缩小一下范围了。再看第二部分密码，写的是‘C2’，那么，它又指的是什么呢？不要吝啬，华生，发挥你的想像力，看看它究竟指的什么，看看我们是否还会有进展的可能性。”

“如果密码本真是一本书的话，福尔摩斯，我想‘C2’大概指的是第二章之类的吧！”

“够聪明，但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的理由是这样，既然指出了多少页，那么就已经非常具体详尽了，接着再指出是多少章，岂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吗？再说，如果按你所说的，到第534页才是第二章，那么这本书的章节容量真是大得让人吃惊，你同意我的推理吗，华

生？”

“那么，你指的是‘C2’还有另外一种意思或解释，噢！是第二栏，对不对？”我恍然大悟。

“正合我意，除此之外，不可能会有别的解释，现在我们看看已经有了哪些收获，首先这是一本大块头的书，书中每页又分为两栏，另外，你再看纸条中的数字，有一个数字是293，这说明，每一页中的每一栏词的数目也是相当可观，每一栏有不少的长度。哈，努力吧！看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什么。”福尔摩斯紧锁的双眉这时稍稍有了一些舒展。

“难道我们还能推出些什么？”我带着巨大的猎奇感，等待着他的继续发言。

“我敢断定，这本书如果存在的话，它一定是一本对你对我以及对贝罗科都很平常易见的书，如果是一本发行量不大而贝罗科又感觉我们没有的书，贝罗科会很快把书送到我们手里的，正因为如此，也就是说，贝罗科认定我们身边有这本书，他才不会将书寄来，他只需告诉我们那本书的书名就可以了。现在，秘密就在我们身边非常容易见到的一本大块头的书里。”

“你的话的确让我感到越来越可信，难道不是吗？从一本密码推到一本身边易见的大块头书，这是一个不小的飞跃，我的头脑被你激活了，我甚至已经敢撑大胆子说这本大块头书不是别的，而是几乎每人都有《圣经》了，的确很大的把握可以认定，我们需要的密码本就是《圣经》。”

“你的精彩见解的确给人以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感，但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要提醒你一下，虽然我比你自负，但也同样比你高明一点点儿，当你听完我的话之后，你就会感到我并不是自诩。你要想到《圣经》的版本，简直要多得让我们目不暇接，不同的版本中的不同的话会出现在各自版本的不同页码上，若贝罗科的《圣经》与我们身边的《圣经》不是同一个版本，事情不就会弄得一团糟吗？何况，梅拉地手下的群贼中诸如《圣经》之类的书几乎是很少有的，这类书并不适合他们。总之，要想不引起混乱和麻烦，贝罗科用的书一定是会有统一版本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造成误会。”

“这种符合要求的书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这恰是我们非常希望的，我们将很容易的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做我们的调查，如果不出所料，这本书将很快被我们找到，这一点我敢打赌。”

“会不会是肖伯纳的著作呢?”

“这多少有些偏差，不知你感觉如何，依我的观点，肖伯纳的著作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其文风简炼，并且基本词汇量和一般词汇量都相对要少一些，如果从他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用于表达一定意思的词语，恐怕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了。就好像一部字典中的一页不太能满足我们用以寻找词语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一样，某些词汇量较少的著作是不太适合我们的，也同样不适合于贝罗科。”

“哈！如果没错的话，那一定是年鉴！”我并没有因为福尔摩斯的否定而停止自己的已经发热的头脑，又一次提出我几乎可以确信是正确的断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准备要采摘胜利的果实了，你的深思苦想终于没有白费，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华生。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惠塔肯年鉴，它是目前最符合条件的，它的厚度和页数已经足够，而且每页清清楚楚地分为两栏，在词汇量上，这本年鉴的特点是由少到多，由简至繁，几乎到五百多页时，词汇量已足够达到做密码本使用。”

这本惠塔肯年鉴便放在我们面前的写字台上，这是一本又厚又重的大块头书。福尔摩斯边说边走上近前，双手将这本书端起，放在胸前，一只手迅速将书打开，翻找着。

“华生，现在我们把书翻到五百三十四页。”

我急忙凑上前去。

“你看，华生，这就是五百三十四页，瞧啊，看第二栏，让我们略微读一下，……啊！这是讲英管辖印度的资源与贸易交流等情况的，但愿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亲爱的华生，做过记录员的工作吗，快，请你帮我做一下记录，我们将得到重要的东西。第十三个词是马利它，这好像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相关之处，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政

府，虽然有那么点意思，但仍然相去甚远，让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坏了，怎么会是‘猪毛’这个词，糟了。我的华生，看来我们对书的选择又发生了百分之百的错误，我们又失算了。”

说这话时，福尔摩斯的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可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会懊恼和失望呢？我也非常失望，想劝慰他一下，又感到无话可说，况且，这又能说什么呢？

炉火的红光在福尔摩斯的脸上晃动，从他那炯炯的眼神里，我仍感到他并未失去信心，他的头脑仍然进行着快速的思维运动，这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的。

“哈哈！我真糊涂！”忽然，福尔摩斯响亮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惊醒。

只见他快步走向书架，只是片刻的寻找，便从中“噌”的一声抽出一本厚重的书来，等我仔细去看时，这才发现，原来那是另外一本年鉴。

“我们有些过于追赶时代的潮流，就连年鉴也选择最新的，所以我们自然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沉旧的过时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最有用的，也就是说，密码本不是刚才那本新年鉴，这本旧年鉴才是贝罗科借以写密码信所采用的书，这才是真正的事实。”

福尔摩斯没有来得及拍拍那本旧年鉴上的尘土，就迫不急待的翻动起来，急切地寻找着第五百三十四页，口中念念有词：

“但愿我们这次的希望不会落空，第五百三十四页，先看第十三个词，哇！不出所料，是‘There’，非常接近我们的需要。接下来，第一百二十七个词‘is’，好极了！与‘There’合起来就是‘There is’（汉语译为‘有’），正合我意。”

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簇眉毛不断抖动，双目凝神地盯在那本年鉴上，脸上显露出无比的兴奋。

“‘danger’（汉语译为‘危险’）！‘may’！‘come’！‘very’！‘soon’！‘one’！合起来就是‘There is danger may come very soon one’！（汉语译为‘某人将面临危险’）的确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信息，接着是‘Douglas’（可译为‘道哥莱司’），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再往下看，‘rich——